

古籍整理學

劉琳 吳洪澤◎著



四川大學出版社

古籍整理學

劉琳 吳洪澤◎著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李勇先
責任校對：王順之
封面設計：劉梁偉
責任印制：李平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籍整理學 / 劉琳, 吳洪澤著.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6

ISBN 7-5614-2631-3

I. 古... II. ①劉... ②吳... III. 古籍整理
IV. G25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48113 號

書名 古籍整理學

作者 劉琳 吳洪澤
出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印刷 西南冶金地質印刷廠
發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開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張 11.75
字數 283 千字
版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22.00 圓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系。電話：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寄回印刷廠調換。
- ◆網址：www.scupress.com.cn

自序

劉琳

我很早就想寫這樣一本書，但前幾年忙於編《全宋文》，抽不出時間，拖到現在，總算了却了一樁心願。

我之所以想寫這本書，主要有兩條理由。一條是自己搞了幾十年的古籍整理，或與古籍整理相關的教學與科研，雖然說不上有多大成就，但體味過其中的酸甜苦辣，也積累了一些經驗與心得，算得上老馬識途。我想，把這些經驗和心得整理出來，或許可供對古籍整理有興趣、想了解這方面知識的年輕同志參考，同時也便於向專家學者請教。

另一條理由是，中國人搞古籍整理少說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經驗之豐富在“國學”之中無與匹敵，但歷來只偏重於實踐，而很少有理論性的概括與總結，像王念孫、引之父子及俞樾那樣概括校勘規律的已是寥若晨星。二十世紀以來有了很大進步，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著作中就曾對一些古籍整理方法作過概括，其後不少學者寫過校勘、標點、今譯等方面的專著和論文。其中我最佩服的是陳垣先生的《校勘學釋例》。此書對古籍校勘規律與方法的精密總結不但前無古人，至今也無人能够超過。但總的來看，前人對古籍整理學的研究還不是很系統、很深入，已出的著作都只是討論古籍整理的某一種方式、某一個方面，從來沒有人寫過一本綜合性的《古籍整理學》，甚至沒有“古籍整理學”這樣一個詞。人們對“古籍整理”的理解也非常模糊、非常混亂，往往把一切有關古文獻的研究、整理等學

術工作都統統稱之爲“古籍整理”，似乎從來沒有人對“古籍整理”下過一個嚴格的、明確的定義。新出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就沒有“古籍整理”這一條。正是這種狀況，引起了我寫一部《古籍整理學》的興趣。

本書雖然比較全面地論述了古籍整理學的理論、古籍整理的各種方式與方法，但它不是一部面面俱到的教程，而只是着重寫我自認爲多少有一點心得，自認爲在前人的基礎上多少有所開拓、有所前進的那些方面。

在本書第一章中，我給“古籍整理”、“古籍整理學”作了一個明確的界定，確定了古籍整理學的研究對象與範圍，並清理了中國古文獻學的學科體系。我認爲，嚴格意義上的古籍整理，是指對古書和其他古代文獻的原文，進行某種形式的整理加工，以便於人們閱讀與研究。所謂古籍整理學，就是研究古籍整理的理論、歷史、方式、方法等各個方面、各個環節的規律的一門科學。古籍整理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與書籍形制發展史（“書史”）、古文獻學史、古籍目錄學、古籍版本學、古籍斷代辨偽學、古籍檢索學、專科文獻學等等，都是中國古文獻學下面的兄弟學科，它們之間有着非常緊密的聯繫，但又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對象與範圍，不可混爲一談。目錄、版本、斷代、辨偽、檢索等等是古籍整理必須掌握的基礎知識或基本工具，但嚴格地說，它們並不屬於古籍整理本身。弄清這些關係，有助於澄清我們在有關“古籍整理”方面的種種混亂認識。

根據上述的定義，本書將古籍整理的方式確定爲六種，即校勘、標點、注釋、今譯、輯佚、抄纂。書中對每一種整理方式的功用、規律、整理方法、基本要求等等，都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在這些整理方式中，校勘、標點、今譯、輯佚，古今學者研究得較多，本書盡可能地吸取前人的經驗與研究成果，但不是簡

單復述，而是結合自己的經驗與體會，進行歸納、闡發、補充、修正，使之進一步得到升華，使之更具有規律性、理論性，使我們對這些領域的認識更加全面、更加系統、更加深入、更加正確。關於古籍的注釋，前人很少作過系統深入的研究。關於古籍抄纂，雖然《四庫提要》曾提到過“抄書之學”，古今的古籍整理者也在不斷地從事這項工作，但是從來沒有人把它作為古籍整理的一種方式進行過研究。本書在這兩個方面的論述，屬於我自己的創獲要更多一些。

除了注重理論的概括，本書也注意到了實用性。因為古籍整理學畢竟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空談理論是沒有用處的，理論最終也是為實踐服務的。為此，本書在論述古籍整理的方式方法時，着重講每一種整理方式在實踐中的重點、難點，也就是最容易出問題的地方。本書從古今的古籍整理著作、特別是近年出版的古籍整理著作中列舉了大量的反面例子，這絕非是要出誰的醜，而是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同時提醒古籍整理者：專家尚且在這些地方出錯，因此我們更應該在這些地方特別小心！

本書不但論述古籍整理的方法，同時特別強調古籍整理者的學術素質，在好幾章中都用很大篇幅結合實際反復闡述這個問題。所謂學術素質，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要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學識），二是要有嚴謹的科學態度（學風）。根據著者的經驗，這一點非常重要。古籍整理質量的高低，從根本上取決於整理者學術素質的高低。古籍整理者只有經過長期的學習與訓練，具有較廣博的文史知識和較深厚的功底，同時注意培養嚴謹踏實的治學作風；在此基礎上，再讀一點古籍整理學方面的書，掌握有關的理論和方法，這樣才有可能把古籍整理搞好。學一點理論和方法固然重要，但平時的工夫更重要。這就好比學習語法，語文表達能力主要是靠平時訓練出來的，有的人沒有專門學習語法

也可以說得很好，寫得很好；但如果再學一點語法，說話寫文章就會更加準確流暢。

時代在進步，科學技術在日新月異地發展，我們古老的古籍整理這門學問也得隨時代前進，不能固步自封。特別是計算機的使用，為古籍整理手段的現代化打開了前人夢想不到的嶄新天地，展現了廣闊的前景，同時也向古籍整理工作者提出了挑戰。我們必須努力學習與研究這一全新的課題。為此，我特別邀請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青年專家吳洪澤同志撰寫《古籍整理手段的現代化》一章，對這個問題作初步的論述。

本書定然還有不少缺點錯誤，尤其是其中的很多看法只是著者的一己之見，未必正確。凡此，我誠懇地希望得到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

目 錄

自序	(1)
第一章 古籍整理學的理論	(1)
第一節 古籍整理學的研究對象及其學科體系	(1)
第二節 古籍整理的指導思想	(5)
第二章 古籍整理學的相關學科	(12)
第一節 古漢語語言文字學	(13)
第二節 目錄學	(19)
第三節 版本學	(22)
第四節 文獻斷代辨偽學	(28)
第三章 古籍校勘	(35)
第一節 古書訛誤之嚴重性及訛誤的類型	(35)
第二節 古書訛誤的原因	(44)
第三節 校勘的方法（上）	(50)
第四節 校勘的方法（下）	(56)
第五節 校勘古籍的基本要求	(61)
第四章 古籍標點	(67)
第一節 標點是整理古籍的第一關	(67)
第二節 正確標點的基本要求	(72)
第三節 正確使用點號	(92)
第四節 正確使用標號（上）	(103)
第五節 正確使用標號（下）	(112)

第六節 駢文韻文的標點	(130)
第五章 古籍注釋	(144)
第一節 注釋的名稱和類型	(145)
第二節 注釋的任務	(149)
第三節 語文的注釋	(159)
第四節 典故的注釋	(172)
第五節 地名的注釋	(186)
第六節 注釋古籍的幾點要求	(193)
第六章 古籍今譯	(205)
第一節 古籍今譯的重要性與局限性	(205)
第二節 翻譯的準則	(208)
第三節 翻譯的準備	(224)
第四節 翻譯的方法	(232)
第七章 古籍輯佚	(247)
第一節 概 說	(247)
第二節 輯佚的步驟與方法（上）	(254)
第三節 輯佚的步驟與方法（下）	(274)
第八章 古籍抄纂	(291)
第一節 古籍抄纂的功用	(291)
第二節 古籍抄纂的方式	(294)
第三節 古籍抄纂的要點	(306)
第九章 古籍整理手段的現代化	(318)
第一節 計算機與古籍整理的關係	(318)
第二節 計算機在古籍整理中的應用	(330)
第三節 計算機應用於古籍整理的技術問題 (355)
後記	(368)

第一章 古籍整理學的理論

第一節 古籍整理學的研究對象 及其學科體系

中國有幾千年有文字記載的、延續不斷的歷史，歷代形成的古籍之豐富舉世無匹。為了使古書和古書中涵容的古代文化能更好地傳播，就需要對它們進行整理。從孔夫子整理六經以來兩千多年，不知多少學者孜孜從事於古籍整理工作，不知多少人為此耗費了畢生心血。古籍整理的內容越來越豐富，古籍整理的方式和方法也在不斷發展。從一代又一代的實踐中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學者們逐漸地將這些實踐經驗加以概括總結，對古籍整理中的各種規律進行研究，或有所論述，或寫成專著。由此便形成一門學問——古籍整理學。這門學問包含兩個方面，即實踐和理論。如果從它的實踐算起，它可說是中國最古老的學問之一。

這門學問儘管歷史如此悠久，但迄今並沒有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前人也似乎還沒有使用過“古籍整理學”這個詞。過去有所謂“校讎學”的說法，有的學者實際上把它看成關於古籍整理的學問，這種看法並不科學。“校讎”一詞最初只是指校勘（見於劉向《別錄》），後來鄭樵寫《通志·校讎略》，章學誠寫《校讎通義》，擴展了“校讎”的含義，但也主要是講目錄的編製，並沒有包含古籍整理的各個方面。因此用“校讎學”來稱呼古籍整理這門學問是不明確、不全面的。

著者認為這門學問應當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因為它有自己特有的、區別於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和範圍，其名稱應當稱之為“古籍整理學”。

什麼是“古籍整理”？什麼是“古籍整理學”？應當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

這裏說的“古籍”，包括古書和古書以外的、未形成“書”的其他古代文獻，如甲骨刻辭、金石刻辭、簡牘帛書、敦煌卷子等等。所謂古籍整理，有廣義的古籍整理，有狹義的古籍整理。現在一般人把有關古籍各方面的學術工作都統統稱之為古籍整理，這可以叫做廣義的古籍整理。而我們所說的古籍整理，是指狹義的、嚴格意義上的古籍整理。嚴格意義上的古籍整理，就是對古籍的原文進行某種形式的整理加工，以便於人們閱讀與研究。比如校勘以是正文字，標點以分清句讀，注釋以闡明文義，翻譯以通達古今，輯佚以摭拾遺文，抄纂以採其菁華等等。

古籍整理學，就是研究有關古籍整理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的規律的一門科學。它研究的範圍包括古籍整理的理論，歷史，相關學科及其與古籍整理的關係，整理的方式和方法，甚至於古籍整理工作的組織管理等等。其中，古籍整理的方式與方法是古籍整理學研究的重點。

古籍整理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强的科學，但它並非僅僅研究整理古籍的具體方法，它也包含了很多值得研究的理論問題，比如古籍整理學的對象、範圍、意義、宗旨，它與現實的關係，提高與普及的關係，選題的原則，整理與研究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不但古人沒有研究過，直到今天，我們從事古籍整理的學者（包括著者自己）也往往只注意於實踐，而對這門學科的理論問題很少進行深入的研究，應當說這還是一個薄弱環節。

關於中國古籍整理的歷史，古書中記載很多，現代學者的不

少著作中也都有所論述（如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但並非題無剩義，很多問題還值得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古籍整理的歷史規律和經驗教訓還需要作進一步的概括和總結。

古籍整理學的相關學科與知識主要有四類：一、古漢語語言文字學，即古人所謂“小學”，包括文字、音韻、訓詁、語法等；二、古文獻學中除古籍整理學以外的其他學科，如書籍形制發展史（有人稱為“書史”）、目錄學、版本學、斷代與辨偽學、古籍檢索學，等等；三、歷史學，主要指中國古代史、古代地理以及古代文化知識。以上三類是整理一切古籍都必須掌握的基礎學科或基本知識；換句話說，就是一切古籍整理工作者必須具備的基本功。四、有關專科知識，即整理各專門學科的古籍，還需要具備該門學科的知識，如哲學、古典文學、醫學、農學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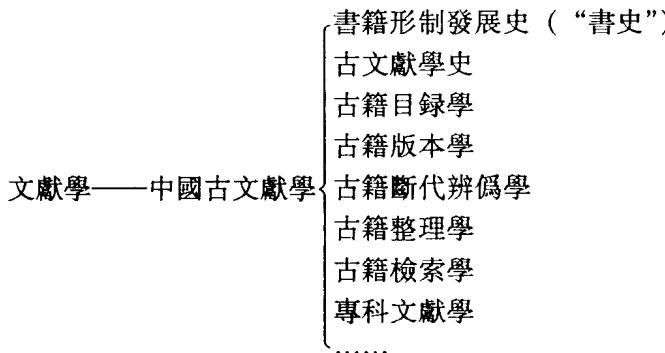
古籍整理的方式有校勘、標點、注釋、今譯、輯佚、抄纂等，每一種方式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和方法，因此它們之中的很多內容又可以形成獨立的學問，如校勘學、注釋學等等。古籍整理的方式方法是在不斷發展、不斷進步，並非一成不變的。有的方式古代僅有萌芽，後代才正式形成，如輯佚到宋代才成為專門學問，標點、今譯則形成於現代。原有的方式方法需要我們進一步去總結，新的方式方法則有待我們去創造。現代電子計算機的出現，是科學技術史上的一大革命，它可以應用於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也可以應用於古籍整理。這更是古籍整理工作者面臨的一個全新的課題，需要我們去認真探索。

以上就是我們對古籍整理學的研究對象和範圍所作的一個概略的說明。根據這個說明，就可以進一步討論有關古籍整理學的學科體系。

古籍整理學是古文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古文獻學是研究和整理古代文獻的一門學問。它研究的範圍包括古文獻的種類、源

流、形制、版本、功用、斷代、辨偽、編目、整理、收藏、傳播等等。其中的很多方面又可以形成獨立的學問或分支學科，例如研究古書形制發展的“書史”，研究版本的古籍版本學，研究古書編目的古籍目錄學，研究古書斷代與辨偽的文獻斷代辨偽學，等等。古籍整理乃是着重研究古文獻學中的“整理”這個方面，它是古文獻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現在我們將有關古籍整理學的學科體系列表於下：



古文獻學所屬的各個學科、各門知識之間有着非常密切的、甚至是很难分割的關係，正因此，學術界對於這些學科的學科體系從來沒有統一的、明確的看法。比如一般人將古籍目錄學、版本學的研究與實踐都視為古籍整理，《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卷的“條目分類目錄”更將古籍形制、版本、辨偽等都歸入“中國古籍整理”類，這是不够確切的。誠然，古籍整理學離不開這些學科，但它們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對象和範圍，不可混為一談。根據我們前面的定義，嚴格意義上的“古籍整理”乃是對古籍的原文本身進行某種形式的整理加工。而書史是研究古書形制的發展，目錄學是研究古書的分類與編目，版本學是研究古書的版本，斷代辨偽學是研究古書的真偽及

其年代，古籍檢索是檢索古書內容的方法。它們都是整理古籍必須掌握的基本知識和工具，但它們畢竟不是對古籍的原文本身進行整理。因此，古籍整理學與目錄學、版本學等等乃是古文獻學中的兄弟學科，而不是同一學科，也不是父子學科。

順便指出，現在在我國由國家擬定的學科體系中沒有“古文獻學”這一個學科，却在“文學”之下有“古典文獻學”（實際上是專指文學古籍的研究），在“歷史學”之下有“歷史文獻學”。其實這是不太科學的，在實踐中已經造成了很多混亂。“古典文獻”與“古文獻”是同義詞，它包括了所有的古代文獻，為什麼僅用“古典文獻”來指文學古籍呢？按理，應當將“古文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與圖書館學、檔案學等平行。古文獻學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它研究的對象包括了文、史、哲等各科的古代文獻；文學古籍、史學古籍、哲學古籍、醫學古籍等的研究都是屬於古文獻學下面的專科文獻學。當然，為了操作的方便，把它們附在文學、史學等各科之下也是可以的，但應當明確它們的學科體系，至少把“古典文獻學”歸屬於文學是不妥當的。

第二節 古籍整理的指導思想

古籍整理是一項學術工作，從事任何一種學術工作，首先都必須明確一個“為誰服務”的問題，這是一條最根本的指導思想。

整理古籍的目的，是為了便於人們更好地閱讀與研究古代文獻，從而促進古代文化的傳播。傳播古代文化不是為了古人，而是為了今人，因此古籍整理從來都不是為古人而整理古籍，也不是為整理古籍而整理古籍，而是為現實服務的。孔子刪定《詩》

《書》、編纂《春秋》，是為了宣揚儒家的思想，實現儒家的社會政治理想。漢儒注經是為了實現“獨尊儒術”，為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制度服務。宋朝的理學家注經，是為了印證與宣傳道學的理論。清朝修四庫全書，是為了實行文化專制，統一思想，泯滅漢族的民族意識，鞏固滿族貴族的統治。各個時代的古籍整理都有不同的時代特徵，但歸根結底都是為現實服務的。

我們時代整理古籍同樣是為現實服務，為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服務，為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務。實現現代化需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吸取全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但首先是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自己的優秀文化傳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就包含了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而古籍乃是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之一，我們整理古籍的目的和任務，就是要使人們能够更好地閱讀與研究祖先留下來的豐富古籍，從中汲取傳統文化的精華，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營養。

這是古籍整理的第一條，也是最根本的一條指導思想。

與此相聯繫的第二條指導思想是批判繼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是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總方針，也是古籍整理應當遵循的總方針。古籍整理工作者有義務通過自己的整理工作向廣大讀者介紹我們民族傳統文化中最優秀的東西，有義務盡可能地幫助讀者分辨精華與糟粕。近年來，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有的出版商、書商甚至少數學者為了迎合某些不健康的社會心理，片面追求經濟效益，不惜從故紙堆中將一些久已被人遺忘的壞書，黃色的，迷信的，等等，重新翻出來整理出版，流毒社會。嚴肅的古籍整理工作者、古籍出版工作者應當鄙棄這種作法，抵制這股濁流，堅持批判繼承的旗幟。

怎樣在古籍整理的實踐中來體現這一方針呢？主要是通過兩

個方面來體現，一是選題，二是整理的內容。

中國現存的古籍有十多萬種，不可能也不需要全部進行整理，而必須有所選擇。選擇的總原則就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在實行這一原則的時候決不能簡單化，即是說不應當簡單地以是否精華或糟粕作為標準，來決定哪種書該整理，哪種書不該整理。什么是精華？按理說應當是正確的東西。但在古籍中，正確的東西與錯誤的東西、精華與糟粕往往混雜在一起，很難分開。比如《周易》，作為古代的哲學，它有很多正確的東西，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但作為預卜吉凶的占卜術，它又是糟粕。道教的很多書，其目的是修煉神仙、長生不老，其方法有的近於巫術，荒誕不經，這當然是糟粕；但其中又包含着許多古人世代積累的養生延壽的寶貴經驗，包含着許多醫藥、衛生、體育、化學等等科學的道理與方法，這是中華民族古代文化的精華。其他大量經史子集的名著也都不同程度地精華與糟粕並存。如單純以精華糟粕作為選題的標準，那麼幾乎所有古籍都無整理的必要。況且整理古籍一般是整理整部書，不能說只整理其精華部分，不整理其糟粕部分。

著者認為古籍整理的選題應以是否有價值或價值大小作標準。所謂價值，可以概括為以下五類：

一是學術價值。這主要是指古代哲學、史學、語言文字學、文學、藝術、教育學、政治學、軍事學、科技、宗教等等各個領域的學術著作，它們反映了古人在學術文化和科學技術領域的思想、主張和達到的成就。

二是文藝價值。這是指古代的文學藝術作品。

三是資料價值。這類著作大都是述而不作，主要以記錄或收集資料為己任，它們包含較大的信息量，可以為後人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料。很多史書、類書、總集等等都屬於這一類。此外，像

甲骨刻辭、金石刻辭、帛書、簡牘、敦煌文書、吐魯番文書之類的出土文獻，它們之中，有的本身就很有價值，有的在當時未必有多大價值，但對後人來說，它們是當時人的原始記錄，是新發現的、古籍中未有記載、未經後人加工或篡改的第一手材料，而且時代久遠，因此即使是殘篇斷簡，一鱗半爪，也彌足珍貴。

四是教育價值。即具有愛國主義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知識教育、童蒙教育等等方面的價值。

五是實用價值。指古代科學技術中有的現在還可以使用或可供參考者，如醫藥學著作之類。

以上幾類價值往往是交叉的，而不是截然分開的，但所有的古書都可以用這幾種價值標準來衡量，有的價值大，有的價值小，有的幾乎毫無價值。一般說來，價值與“精華”成正比，價值大的也意味着精華多，價值小的也意味着精華少；毫無價值的也就是糟粕；但有時也並不完全一致，如資料價值大的未必就是精華。我們在選題的時候，價值很大或較大的書應當率先整理；相反，沒有價值或價值甚小的書則可以不整理。當然，有無價值是相對的，對於學者來說，幾乎沒有全無價值的書，所謂“開卷有益”。譬如宣揚迷信的書，從中也可窺見古代的社會心理或社會習俗；但對整個社會來說，傳播這類書有害無益，學者可以去研究，但不應當整理出版。

除了選題而外，還可以通過整理內容來體現批判繼承的原則。例如選本，也應按以上幾種價值標準來衡量，選擇那些正確的、好的、有價值的內容，剔除其錯誤的、不好的、無價值的部分。如果是注本，則可以在注釋中進行適當的評析批判，以幫助讀者分清精華與糟粕，好的東西與不好的東西。

不過在這裏必須指出，古籍整理是整理和介紹古人的著作，因此就其基本性質來說，古籍整理是“述”而不是“作”。不論